

## 家乡的熟食行

■ 锋语者

“你先到晚叔公的修车档里去,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爸爸,如果不在,就到熟食行去,他准在那儿吃簸箕炊。”这个周末我回到家乡,在小镇里闲逛,不经意间来到了熟食行,想起了以前母亲对我的嘱咐。

小镇的熟食行,过去是一排长长的平房,中间没有任何墙体分隔,从东往西,既是经营熟食的场所,又是一条风雨长廊。各个摊档一字排开于长廊的一侧,簸箕炊、灰水粽、炒河粉、煮汤粉、牛杂水……每家的灶膛里炉火熊熊,每口大镬里香气四溢,每个大蒸笼上方弥漫着热气腾腾的炊烟,各种食物的味道,交织在熟食行的上空。

每逢圩日,乡亲们纷纷放下手头的活计,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,该买的买了,要卖的卖了,却并不急着回家,趁圩对于他们,绝不止于纯粹的买卖交易,更是奔赴一场消遣。到熟人的铺子里坐坐,到公园里看看露天表演的木偶戏,在卖蛇药的临时摊档前看杂耍,在大街小巷里随意走走……到了正午时分,终归会来到熟食行里落脚,完美诠释了何为“民以食为天”。

各个摊位前的那几张圆桌子,每张都油光锃亮,濡染着十里八乡的轶事趣闻,每张都围着一圈食客,不分男女,无论老少。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挂着豆大的汗珠,目光循着各种香味四处游荡。在肉食档前吃猪头肉的,被旁边飘过来的煮汤粉的味道馋到了,忍不住点上一份;坐在粉皮档前的,想吃一碗韭菜煮猪红。高声一呼,或者一扬手,早被邻档恭候多时的眼睛逮个正着,一声欢快的应答中,相应的食物就被一张殷勤的笑脸奉到跟前。

陆续有后来者,但见各摊位前座无虚席,便把肩上的担子,或手上的竹篮随手放在一旁,站在一张圆桌子前,一边拎着水烟筒咕嘟着,一边用眼睛机警地在圆桌子上来回扫视,终于候得一位食客起身,圆桌子的主人还来不及收拾,早已忙不迭地一屁股坐在那张还热得烫手的长板凳上。旁边的客人见惯不怪,毫不在意地把屁股往

板凳的另一侧挪一挪,把食物往自己跟前收一收,各吃各的饭菜,各尝各的美味。相识的,简单一个问候;不相识的,对对方的行头也能断出个大概:“猪肉佬,收档啦?”

“渔家婆,还有河虾卖不?”

三言两语,便扯到了一块去。话到投机处,乃把眼前的食物往外一推:“吃一筷子?”

“吃一筷子!”

“来一杯?”

“来一杯!”

行色匆匆者,叫上一碗白粥,一碟捞粉,草草吃完,把在本档的消费,连同应付给邻档的开支,一并结算给面前圆桌子的主人,拎起随身器物,坦然而去;兴致高的,叫一碟豆芽炒猪肠,佐以一杯土米酒,悠悠哉哉地浅斟慢酌,左右搭讪,高谈阔论。

不知不觉中,圆桌子旁的食客换了一拨又一拨,话题换了一茬又一茬。阳光斜斜地从熟食行的西头渗进来,悄无声息,大有贯穿西东之势。食客们终于散尽,档主们一边手脚麻利收拾着圆桌子一边高声叫道:“娇姐!粉皮佬!过来收碗碟啦。”

娇姐,粉皮佬们从各自的档口里走过来,干净利索地取回自己的餐具,同时接过档主递过来的钞票。应收多少钱资,无需算计,从收回的碗碟数量中便可一目了然。回到档口,往圆桌子上的盆盆碟碟扫了一眼,稍作沉吟,双手在围裙上擦一擦,用同样的声调,呼来别的档主,算好账后,从从容容地端起饭碗。侍候了一天食客,终于轮到照顾自己的肚子了。

现在的熟食行,已经改变了当年模样,由过去的瓦房变成了楼房,规模更加庞大,食物种类更加多样,管理规范,卫生整洁。从未改变的,是家乡特有的风味,淳朴的风情。

我饶有兴致地坐在一张圆桌子旁,就着亲切的乡音,品尝着熟悉的味道,悠然度过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。

## 凤仙花开

■ 罗伟莲

当一株花被视为一株草,它在一个多月前就会被拔掉了。见它长得翠绿娇嫩,我不忍心拔除长在这盆七彩长寿花身旁的小草,在红橙黄绿紫中间,尽管它是那么的不起眼,只挤占了半壳泥土。

花草自有它的生命,既然它来到我的小阳台花园里,来到充满缤纷色彩的这盆花中安家,哪怕就是妆点春天的一点绿,我依然对它充满怜悯之情。当长寿花的花期已过,落下一束束残败的干花,这棵小草使出惊人的力量,竟在花盆侧边长成一株粗壮的苗儿来。紫红色的花径撑起翠绿的长叶子,在四周长出好几个分枝,蓬勃的生命形如一把尖顶的小绿伞。

每天照顾茉莉花、太阳花、菊花、石斛兰、多肉、文竹等植物的同时,给它浇一把水,也算是对这株小草的呵护。茉莉花洁白芬芳,花香扑鼻;太阳花冒出新绿,结起朵蕾;连菊花也是忘了季节,花期从秋天走过冬天,在春天积聚能量后,初夏时节也争着束起几个小蕾来。这或许是一盆四季菊吗?

我一度怀疑,一个没有任何养花心得的人,竟时不时拾掇心情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。我对种花一向崇尚的是顺应天命,顺其自然,花事荼靡也罢,花开花落也好,人生的风景不外乎在一年四季中平凡度过。给生活添些色彩,给苍生多点悲悯,给人生留点念想,不以物喜不以己悲,生活因简单而快乐。

这株“小草”不甘示弱,与阳台的花草结伴而行,长势喜人。我在它绿色的小伞间发

现,浅绿色的花苞温润如玉,垂挂出一道道弯弯的线条,形如小蝴蝶扑在绿叶间。这是什么花呀,一种似曾熟悉的感觉掠过脑海。它像极了紫红相间的豌豆花,又似飘飞在山野乡间的无名小花。它是极其普通的,甚至毫不起眼,但它顽强的生命力撑开了怒放的生命。

翌日早晨我给花草浇水时发现,这株“小草”如期开花了,开出了生命中的第一朵花,一朵温润如玉的花。这朵花舒展着两片对称的小翅膀花瓣,浅粉色中带着些许橙黄,那是大自然赐给它无比协调的色彩。我曾一度迷恋这种颜色,它不争艳,素雅雅雅,平实中带点鲜亮,朴素中独具一格。

这飘飞而来的种子开出的花,原来有着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凤仙花,又名指甲花。这种花遍生于乡野间,耐生长,花期长,药用功能多,有祛风湿、活血、止痛、治疗灰指甲等功效。小时候女孩子爱美摘来染指甲,在没有化妆品的年代,凤仙花充当了民间美容师的角色。这似曾相识的感觉,原来是源自凤仙花平实中的可亲可爱。

相信这株凤仙花既然来到我的阳台花园里,肯定是上天的冥冥安排,我庆幸没有拔掉它,而是顺应自然让其自由生长。万物皆有灵性,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凤仙花开,花语谓之怀念过去,而我面对这株天外来“花”,拾获的是一份对人生恬然随遇而安的心境,无论是怀念过去或展望未来。

## 番薯丝里岁月长

■ 林宛仪

邻居家的婶婶回老家探亲,给我们送来了一袋番薯丝。

透明的塑料袋里装着满满一袋黄澄澄的番薯丝,一看我便知是用“蛋黄薯”做的。孩子一听说有东西吃便马上凑过来,胖乎乎的小手探进袋子里,结果一摸硬邦邦的,顿时对它们失去了方才热情。这也难怪,孩子的认知里只有那些被煎炸得金灿灿的松软薯条,而曾经被我戏称为“天下第一美食”的“薯条”——番薯丝,却好似随着岁月的流逝,逐渐消失在我的生活里。

当我的拇指和食指捻住那根细长身材的番薯丝,耳边仿佛听见母亲那声“番薯妹,快快来食番薯粥啦”亲切的呼唤,恍若回到了那段和家人一起做番薯丝的年少岁月。

番薯在南方的温暖气候里自在生长,不起眼的番薯在我们当地成为令人称道的美食特产。那时候家里有两亩地,有一亩专门用来栽种番薯,一到收获番薯的季节,父亲常挑着担子拿到市场上去买。只是番薯未必能及时地全部卖出去,又怕放久了会变坏,母亲开始计划着将家中剩下的番薯制作成番薯丝了。因为被切开晒干之后的番薯丝,仿佛就拥有了与时间对抗的能力,能够被长期地保存下来,成为了仅次于大米的家中“第一储备粮”。

然而制作番薯丝并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只是把番薯切成

丝这么简单,每当母亲提议做番薯丝的时候,往往是全家总动员的“大阵仗”,大人孩子都要参与到这场与肚子息息相关的粮食加工中去。

挑一个晴朗的日子,一家人搬来小木凳坐在家门口的老井旁,打水的打水,削皮的削皮,热闹地忙活开来。一只只番薯被丢进水里,与水盆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,像是庆祝的鼓鸣,拉开制作番薯丝美味的序幕。我洗掉番薯上残留的泥土后再放进另一盘清水里,大姐拿起我洗净的番薯,用削皮刀给它们剥掉外面的那层红衣。大姐的手艺并不娴熟,两脚间用来盛外皮的盆子形同虚设,番薯们的“红衣裳”竟落了一地,甚至在削皮力度过猛时还能被抛到一两米开外的境地。

刨番薯丝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,看起来简单,实际上这可是个技术活。刨番薯用的是番薯丝刨,父亲常一手握着番薯,一手固定住刨子的一头,反复上下推拉,一根根的薯丝便通过刨子上的锋利锐器掉落下来。个头大的胖番薯,只用一只手可推不动,父亲只能把刨子斜放着,用脚来固定住位置,双手推着番薯从刨子的“顶峰”直奔“山底”,倒是颇有一番气势。但十几个大番薯下来,也让父亲累得满头大汗。

大番薯难处理,小番薯也不见得容易。小番薯是没刨几

次便见了底,只有剩下的小尾巴提着。力气小了削不成丝,力气大了又怕手指会跟刨子亲密接触。所以在刨丝的时候,可得全神贯注了,不小心掉了皮受点小伤这样的意外还是少发生的好。

番薯丝装满了竹筐,露出的部分呈现一个小山丘的可爱形状,母亲把湿漉漉的番薯丝铺在圆形竹篾上,平铺着放在太阳底下晒干,偶尔翻动一下,让想要躲猫猫的水分无处可逃。一根根的番薯丝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,吸引着村里孩童顽皮的小手。

已经干燥的番薯丝和米粒一起被藏在瓦缸里,母亲煮粥的时候往锅里撒下一大把番薯丝,雪白的米粒中掺杂着金黄的条丝,在氤氲的蒸气中散发出淡淡香味。母亲一声亲切的“吃番薯粥啦”传来,一锅的美味便在我们几个孩子的狼吞虎咽中见了底。没有过多的调料,没有蜜甜的糖精,只用柴火煮出的那最简单的番薯丝粥,却在我的记忆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子,因为它不仅藏着母亲的慈爱与持家的智慧,藏着属于我的青春记忆,也藏着那一段我们全家人相互陪伴前行的岁月。

耳边传来扑通扑通的水声,我看着番薯丝在与米粒的相融交汇中随着水泡上下浮动,在这腾腾的雾气中蒸煮出那段令人无比怀念的悠长岁月。

落日  
创莹

## 七绝十首

■ 盘妹坚

金边瑞香

从簇琼苞舞艳妆,  
金边欲滴媚娇娘。  
花开好景千寻月,  
风送清欢万里香。

梦雨

梦雨飘冷湿枕眠,  
春声印记慰心田。  
情深不了何时起,  
又忆前年夜夕天。

春意

坐月披星独守凉,  
桂花夜永放幽芳。  
不知春意浓于酒,  
有梦归怀总送香。

昙花

雨凉着意洗庭园,

垂落昙花默不言。

万缕念思伤惜处,  
只争朝夕苦心魂。

一江烟水

夜阑彼岸柳摇风,  
箫籁关情表寸衷。  
谁个许来依约伴,  
一江烟水冷春中。

雁

雁过云天向远山,  
归期何日把春还?  
奈缘尘世难如愿,  
百岁人生咫尺间。

荔园随思

举目层山荔子香,  
浮云笑乐绘华章。  
纤尘影落心中事,

素志时来鬓上霜。

曲中情

尘听夏夜曲中情,  
岂笑流萤待三更。  
疏影凭栏飞梦去,  
微风拂袖故心生。

心期

心期何许夜中凉,  
不作怜花步丈量。  
顾影方今来讯远,  
钟情自古写思长。

逛书城

夏夜柔风岂解心,  
书城踱步逸情寻。  
放怀一卷吟山水,  
极目三章笑古今。